

陈思进
雪城小玲

Return with the love

归·去·来

第一部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江西美术出版社
全国百佳出版单位

归去来

第一部

陈思进
雪城小玲 | 著

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 江西美术出版社
全国百佳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归·去·来. 第一部 / 陈思进, 雪城小玲著.

--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6.7

ISBN 978-7-5500-1810-5

I. ①归… II. ①陈… ②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46077号

归·去·来 (第一部)

陈思进 雪城小玲 著

出版人	姚雪雪 汤 华
责任编辑	胡青松 万园园
书籍设计	郭 阳 方 方
制 作	何 丹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江西美术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720mm×1000mm 1/16 印张 18.75
版 次	2017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 数	200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1810-5
定 价	35.00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6-194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第一章

上海的冬天，总是冷飕飕的，即使身穿厚棉袄，套着绒线裤，西北风一刮过来，那个冷啊，能浸到骨子里，深入至骨髓。所以一到大冬天，上海人就喜欢窝在家里，街上便冷冷清清的，唯有公交车站上始终是人头攒动，尤其是上下班的高峰时间，往往是一辆车靠站了，车门打开后，底下的人一窝蜂地往上拱，车上的人就拼命地朝外挤。

这天傍晚时分，梁绍清身上挎着书包，一手拿一本《花城》杂志，一手护着书包，使出吃奶的力气，好不容易挤到车门口，听见前面的女人嚷嚷道：“喂，轧啥了轧（上海话，挤什么挤啦）？侬看呀，还有伸脚咯地方哦啦！”

绍清连忙道歉道：“对不起。”身子本能地往后蹭了蹭，但是又被身后的男人重重地推搡了一把：“喂，侬会乘车子哦？真是咯……”

绍清向前一靠，不响了。可前面的女人被突然一撞，火气立刻大了起来，她回头瞪着绍清，想动嘴，只翻了翻嘴皮，不作声了。

车子终于徐徐地靠站了。女售票员拉开车窗，一股冷风吹进车厢，她侧着半个身子，用票夹敲打着窗边，高声叫道：“陕西北路到了，开门请当心，下车请走后门。”



车缓缓地开走了。绍清紧跟着那个女人，顶着蜂拥而上的人群，跳下车。只听那女人嘟哝道：“真是聪明面孔笨肚肠，哪能……”底下的话绍清也没听清，他也懒得去理会，只是加快步伐，赶紧穿过大马路，往南走了三条街，拐进熟悉的弄堂“慎欣里”。

这是种植着法国梧桐的住宅区，不宽的马路，干净的街道，两边不乏西班牙、英格兰和法兰西风格的建筑，一栋紧挨着一栋，极富欧陆风情。由于远离商业中心，又是高级住宅区，即便是白天，也仿佛闹市中的世外桃源。

从前洋房里住着的人家，多半是上海滩称霸一方的广东商人，他们是上海人眼中的“潮州门槛”，最是精明划算会做生意，生活又节俭得一分一厘都要“算算清楚”，像“先施”“永安”“新新”和“大新”四大公司的老板，连同茶叶巨头唐季珊，包括第一家西餐厅“一品香”的老板，还有南洋烟草公司简家，地产大亨甘家、伍家，男装第一块招牌“博步皮鞋店”的黄家，他们全是广东人。

不过新中国成立前夕，这一带的商人大多离开了中国，花园洋房便作为地方民房，被收归国有了。从此搬迁进去的不是高级干部，就是高级知识分子，要么是文化界名人。那些留在国内走不脱的资本家，也没有逃脱被“请”出洋房的命运，他们后来陆续地搬出此地，散居在别的地方。

而“慎欣里”是一条整齐明快的弄堂，四幢三层的楼房紧挨着，每层一户，总共十二户人家，里头住着医生、教授、出版家、无线电专家以及钢琴家……邻里之间当然是认识的，也叫得上名字。尤其是“慎欣里”的帮佣，她们结伴买菜的时候，最大的乐趣便是家长里短，所以比起自家的主人来，对每一家的情况是如数家珍，清清楚楚的。

其实“慎欣里”也曾住过一户资本家，那是瓷业银行董事长陈嘉航，他在“三反五反”的时候自杀了，全家随即搬出“慎欣里”，就连喜欢“包打听”的帮佣们，也无从得知陈家迁到哪里去了。到了绍清出生的那年，弄堂里的外科专家黄医生，跟随供职的医院迁去昆明支援“三线”，于是两户警

备区的干部前后搬进“慎欣里”。

“文革”的时候，绍清的家也差一点搬离“慎欣里”，皆因他外婆钱淑婉是遗老的后代，阶级成分有问题。但好在他外公王纪翔，乃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，是政府行政十一级的干部，这一级别应对到部队为军级干部，到了地方就是省级干部，所以王家还能继续留在“慎欣里”。

此时梧桐叶都回归大地，已然听不见树叶的沙沙声，“慎欣里”安静极了，几盏路灯散发着幽幽的冷光。绍清一抬眼，看见熟悉的身影等在家门口，便连忙挥手叫道：“外婆，我回来了。”

这叫唤声回荡在狭窄的弄堂里，却落在了淑婉的心坎上，欣慰之情溢于言表。多年来她习惯了，只要绍清不按时到家，便会等在门口巴望，直到看见他才放心。她待绍清走近后问：“今儿怎么啦？你下午又没课，害我急得……没人欺负你吧？”

绍清举起杂志解释说：“没有。我在寝室翻杂志，里头有戴厚英写的《人啊，人！》，一不小心就……”他搀扶淑婉走上扶梯，又继续说道，“外婆，这书挺有意思的，有时间您也翻翻。”

“嗯。上回你带来的《收获》，要不是我等你回来，早就看完了。”淑婉笑道。

绍清刚想对淑婉说，以后别再等他了。但他突然站定了，似乎想起了什么。“外婆，我去开信箱，看看外公有信吗？”

其实淑婉暗自藏着一封来信，那是苏轲平写来的，他是绍清的父亲。但她不想把信交给绍清，于是说道：“等你开信箱啊，黄花菜都凉了，今儿咱家没有信。”

“哦。”绍清的眼神黯淡下来，不过也仅仅是一瞬间，他便冲着淑婉说：“外婆，晚上吃什么？我都前胸贴后背了。”

绍清夸张地说完，见淑婉一格一格爬着楼梯，便松开她的胳膊，一口气跑到三楼，这栋公寓的最高层。他正掏着钥匙，房门已“咔嚓”一声，开了



一条细缝。开门的是冯庭彦，绍清的姨公。

“姨公，我回来了。”绍清轻轻推开房门，进了客厅便直奔厨房。

“唉，你外婆呢？”冯庭彦看着绍清的背影，往门外一瞧，便明白了。他走进客厅，朝着厨房笑道：“嘿，咱家的青年才俊，今儿把外婆给甩了。”

“哼，依我说呀，绍清得多甩他外婆几回，她才知道孩子大了。”绍清的姨婆钱淑敏正在洗青菜，她听了丈夫的话，笑着调侃道。

“姨婆，我可没扔下外婆不管。您是没瞧见，刚才那车挤得呀，我——我饿坏了……”绍清说着，拿起一块熏鱼就往嘴里塞。

淑敏轻声地笑道：“天啊！你洗手了吗？给外婆看见又得挨骂。”

绍清用食指封住淑敏的嘴：“嘘……”

淑敏拿开绍清的手，嗔怪道：“今儿这么晚回来，外婆给你做了点心，等你不来。”

绍清笑了笑，不响。

晚饭后，绍清洗着碗，淑敏站在他边上，用干净的抹布擦着碗里的水渍。冯庭彦走来说道：“绍清，来，卫生间的镜子买来了，咱把它装起来。”

绍清听罢两手悬空，疑惑地看着淑敏。

淑敏抬了抬下巴，笑道：“去吧，这儿有我呢。”然后，顺势把手里的干抹布给绍清。

绍清一边擦手，一边问冯庭彦：“姨公，这镜子哪儿买的？”

“今儿我去淮海路，一走进‘淮国旧’（注：淮海路国营旧货商店——寄售店，上海人简称为“淮国旧”，非常有名），这镜子就竖在店堂口。我以为是给顾客用的，就随便问了一句：‘这镜子也卖吗？’边上的营业员说：‘要买快点，七块钱拿去。’我身上只有十块，怕你姨婆唠叨浪费



钱，所以借口说：‘这大镜子不好拿呀。’那人说：‘没关系，我们送货上门。’我只好硬着头皮付钱。他们一辆黄鱼车送货到家，还给我打好安装孔。”冯庭彦抬高了声音，绘声绘色地描述道。

淑敏瞥了老伴儿一眼说：“瞧你得意的，也不嫌烦，这都说过三回了。”

绍清不由得笑了，他跟着冯庭彦走出厨房。淑婉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腿上搁着一本《花城》，正擦拭着老花镜。她见绍清跟着冯庭彦，知道他们去装镜子，便下意识地嘱咐说：“绍清，不行可别硬撑啊。”

淑敏在厨房听见了，她嗔怪道：“不是我说你呀，小妹。你也该放放手了，绍清二十岁的人了，你还宠着他，将来可怎么得了？”

淑婉不吱声，低头寻思着：何苦费这么大劲儿？把镜子挂回墙上，这个家，也不可能像从前了。

但是冯庭彦的心情却极好，自从从监狱放回来，白天只要家里没事儿，他就去逛寄售商店。淮海路上这么多寄售店，他独独喜欢“淮国旧”，里面派克笔、莱卡、劳力士，先施公司出品的长衫、皮袍子、旗袍，以及烘脚铜壶、红木闸子、湖笔架子、墨如意……全是正宗货色。有一天他突发奇想，兴许寄售在“淮国旧”的劳力士，转了一圈之后又展示出来了，也不一定。不过又一想，现在二手的劳力士，开价也要三百块，以他目前的收入是买不起了，还是眼不见为净。今天他花了几块钱，买回一件抄家时被打碎的大镜子，也算是给家里弥补了一件憾事，可似乎还缺少点什么，便问绍清：“这镜子是装好了，姨公还想买一幅画，你喜欢哪一类画？”

绍清想了一想说：“姨公，从前挂在这儿的美女画，您还记得吗？我喜欢那种风格。”

冯庭彦哪能不记得，那幅画还是他买回来的。从前只要站在洗手池前，对面墙上的画，便能从大镜子里折射出来：一个年轻的外国女子，裸露着后背，姿态优美地坐在浴缸边沿，她微侧着脸，身子稍有些前倾，像是探着水



温。

当年他去画廊看画展，一眼就喜欢上那幅画。虽不是出自名家之手，但是其色调、肌理和光影的运用，人物形象都极为生动，而黑白光色对比的基调，令整个画面显得十分沉静。可惜呀，那幅画在抄家的时候，被红卫兵丢在弄堂里焚烧了。纪翔精心收藏的线装《红楼梦》和《唐诗宋词》，连同丰子恺和徐悲鸿的原作，也在焚烧中一并被“陪葬”。纪翔因此而埋怨他，是这幅“裸露着后背”的画，引起红卫兵的不满，才使他的收藏遭殃。

他关在监狱的时候，不只一次地想过，这笔账也不该算到他头上啊。以现在的形势来分析，纪翔是早晚要回上海的，他可不敢再买同类的画作。他这样想着的时候，在墙上狠狠地钻了一个洞，并对绍清说：“你外公大概要回家了，他不喜欢那种画，山水画怎么样？”

绍清环顾了一下四周说：“山水画挂卫生间？不行。”他连连摇头，“这根本是两种格调嘛。选一组茉莉花吧，咱家用的香皂，香气挺像茉莉花的。”

冯庭彦笑道：“嗯，明儿我再去‘淮国旧’，看看能淘着啥宝贝。”他正得意地说着，却见绍清投来异样的眼神，便连忙说：“你可别小瞧旧货店啊，里头的旧货非但不要票证，而且全都是好货色。”

绍清倒不是瞧不起旧货店，他是有些不敢相信，姨公为了那些二手货，居然可以这么开心。这和他昔日耳闻的，姨公花钱的派头俨然上海滩小开，为此吸引过无数名媛淑女，似乎判若两人。

这时，门铃响了。

淑婉摘下老花镜，问坐在对面的淑敏：“姐，谁呀？这么晚了。”

淑敏正织着毛衣，她放下针线活儿，一脸茫然：“会是谁呢？”说着，便站起来跑去开门。门外站着的，是她姐儿俩的弟弟钱忠道。淑敏赶紧把他让进房间：“小弟，是你呀。有日子没来了，今儿怎么想起来的。”

忠道一面大步朝房里走，一面笑道：“我有好消息，姐夫呢？”



冯庭彦手里还攥着榔头，他从卫生间里出来，也顾不得招呼，直愣愣地问道：“有什么好消息呀，忠道？”

绍清叫了声“舅公”，也过来凑热闹。

忠道坐下后，舒服地靠在沙发背上。他见大家热切期盼的眼神，全都朝他看过来，便右手托了托镜框，慢悠悠地说道：“鄙人的问题平反了，现如今咱恢复了自由身，值得庆贺吧？”

淑婉听了，马上联想起丈夫王纪翔，急忙问道：“小弟，这是中央下达的文件，还是……”

忠道赶紧解释说：“八姐，姐夫的问题也快解决了。如今有个新名词儿，叫‘拨乱反正’，所有的遗留问题都会解决。”

淑敏走进厨房，给忠道泡茶去了。

冯庭彦又问：“这么说，你的工资也恢复了？”

忠道摘下眼镜，从上衣口袋掏出一方手帕，他一边擦拭镜片，一边说：“那是。这原本就是我的钱，准确地说法叫‘完璧归赵’。”

淑敏端着茶盘，把茶杯放在茶几上，随即打趣儿道：“听小弟的意思，这是准备请客了？”

忠道重新戴上眼镜，右手指捏着手帕的一只角，站起来笑道：“好说。庭彦，去什么馆子，随你挑。”说着，他站起来朝卫生间走去。

冯庭彦笑笑，没说话。

淑敏就不客气了，她想了想说：“去天鹅阁吧。咱多会儿没去了，他家的葡国鸡，还是那味儿吗，怪想得慌的。”

绍清问淑敏：“姨婆，什么是葡国鸡呀？”

忠道从卫生间出来，他捏着湿手帕，对淑敏说：“行啊，你们把大镜子给装上了，有点意思了。七姐，这个替我熨熨干，行吗？”

淑婉笑道：“我来吧。”说着站起来接上手帕，去卧房了。

淑敏看在眼里，她嗔怪地看着忠道说：“你这毛病啊，也该改改了，别



动不动就洗手。这儿是家里，要是在别人家你也这样，不遭人嫌啊。”

忠道听了笑笑，也不吱声。他转身对绍清说：“绍清啊，你问什么是葡国鸡？舅公来告诉你。那是一道葡萄牙菜，从前的红房子，德大西菜馆子，都少不了这道菜，不过天鹅阁是最地道的。”

绍清又问：“怎么地道啦？”

忠道重新坐回沙发，对绍清说：“其实，那也不是传统的葡萄牙菜，葡国人从非洲和印度食品中得到启发，只是沿用了葡国菜的烹饪方法，主要靠三种调料。”说着，他竖起三个手指，借助手势说，“印度咖喱，郁金粉，外加椰汁，缺少这三样东西，就煮不出浓郁的香味儿。”

绍清不屑地瞥了忠道一眼，他脱口而出：“外婆煮的咖喱鸡才好吃呢。”

忠道笑着摇头道：“不能相提并论，外婆的厨艺是不错，那是跟阿金学的。不过西菜有一道工序，广东人叫‘焗’，西方人称‘oven-baked’，就是放好料送进烤箱。从前咱家也有烤箱，少了这道工序，菜味儿也不一样。”

绍清不甘心地追问道：“怎么不一样了？”

忠道有些无奈，他看着绍清，好似空有一身功夫，却使不出来。他想着，自己在绍清这个年纪，上海滩上的饭馆名菜，可以说都尝遍了，现在凭空怎么说得清呢？他只好求助淑敏了：“七姐，要不您给绍清说说？”

淑敏拿起水壶，给忠道添了些茶水，笑道：“这还用说吗？咱明儿去不结了。”

“行。姐夫，明儿礼拜天，八姐不用下厨了，咱去天鹅阁，得让绍清亲口尝尝，什么是葡国鸡。”忠道笑道。

礼拜天晌午时分，忠道才开始穿衣起床。他刷牙洗脸之后，以两片面包夹果酱，泡了一杯热茶，算是这天的早中饭了。他一直单身，过着一人饱，



全家不饥的日子。这么些年来，也不是没人喜欢他。新中国成立后不久，他进入了一所中学教英语，因为模样干净斯文，不乏暗送秋波的女同事。他佯装不知情。楼上邻居给他介绍对象，他干脆告诉人家，他不想结婚。为此还被楼里的人误会，私底下瞎嘀咕，怀疑他不正常。

但是忠道的内心很强大，他颇有“波西米亚人”的做派，只遵从内心的愿望，过自己想要的生活，从不理会风言风语。其实他心里有女人。他年轻的时候，受西化自由思想的影响，崇尚浪漫，崇尚自由的婚姻制度，曾经想要抱得美人归，只可惜他迟了一步。他心中的女人在他动心之前，就已经嫁人了。他只能把爱深深地藏在心里，并打定主意退守终身。然而年纪越大，他就越深信，岁月带走的仅仅是记忆，回忆却越来越清晰。昨天夜晚，他躺在床上没来由的，忽然就想起了她。这么些年了，她过得怎么样了？他有一种莫名的冲动，想去看看她，把多年来的痴情转为亲情。因为他很清楚：他，已经不是原来的他，而她，也不再是过去的她了。好在现在他平反了，往后互相走动走动，也未尝不可。

忠道从衣柜翻出一件蓝布罩衫，已经洗得发白了，他拿起罩衫套在棉袄外面，走到镜子前，打量着自己。“哼，我照样蛮登样的嘛。”他有点小得意。

眼瞧着赴约的时间快到了，忠道换了一双擦得锃亮的三接头皮鞋，锁上房门后走进厨房，他见炉头是关上的，这才步出自家洋房。他沿着幽静的华山路，一直走到静安寺，在十字路口等绿灯的工夫，有些犹豫了：是坐公共汽车去天鹅阁，还是继续走呢？这时一辆公交车正好停在他身边，也在等绿灯。他马上打定主意，坐车去。

天鹅阁的外观没怎么变，底层沿街的大玻璃窗，被白纱帘子遮挡着，犹如一道屏障，隔开了路人窥探的视线。灯光下，只见服务员影影绰绰地走动。忠道走在头里，他第一个踏进店堂。绍清跟着淑婉，走在冯庭彦和淑敏



中间。

忠道回头一看，见大家都进来了，便问：“咱上楼？”

冯庭彦说：“当然啦。”

绍清总是听外婆嘀咕“天鹅阁”，他是头一回来这儿，所以东张西望的，想看出点名堂来。

店堂内完全是外国乡村模样，挑顶的屋顶上原木横梁一目了然，墙壁也装嵌着原色木板条，一幅幅外国小镇和乡村风景画悬在墙上，原色的木板餐桌，原色的木板椅子，上下两层由盘旋而上的木梯子连接，楼梯十分狭窄。要说店堂里还有什么点缀的话，就只有餐桌上的鲜花了，看上去虽说小巧玲珑，倒颇有“螺蛳壳里做道场”的意境。

“别东张西望的，好像没来过似的。”淑婉一把拽住绍清，推着他上了楼。

一位服务员见了他们，走来问道：“你们几位啊？”

“我们五位。”忠道说完，自己走到一张长方桌前，对淑敏说：“七姐，就这儿吧，靠窗挺好。”

服务员递上菜单。

忠道翻开菜单说：“七姐，您先来。”

淑敏说：“我要一客葡国鸡，再来一客冰激凌。”

淑婉问绍清：“你呢？想吃什么？”

“绍清当然点葡国鸡啊？”忠道说。

绍清看了看他外婆。

淑婉说：“嗯，这儿葡国鸡不错，就它吧。”

“行。”绍清说。

淑婉要了一份红焖牛肉。

忠道见冯庭彦还没点菜，便问：“姐夫，您呢？”

冯庭彦说：“我来份儿烤羊肉吧，甜点就不要了。”



绍清连忙说：“舅公，我要冰激凌。”

忠道笑道：“我说嘛，我在你这年纪，胃口好着呢。”他自己点了一份烙蛤蜊，要了两杯红酒，三杯白葡萄酒，又给每人添了一碗汤：“来这儿不喝罗宋汤，等于白来了。”

不一会儿，汤、面包和酒都送了上来。

淑敏晃动着酒杯，感慨地问道：“小妹，还记得咱陪妈来这儿，吃的那餐团圆饭吗？”

淑婉若有所思地点头：“怎么不记得。那会儿绍清还没出生呢，姐夫也不在家，自那之后大家各奔东西，再也没有团聚过。这一晃，都二十多年了。”

绍清不吭声，顾自喝着汤。

忠道不想扯这个话题，他打岔道：“难得今儿高兴，过去的事儿就甭提了，来，干一杯！”

绍清端起酒杯，他看着老人们说：“今儿我借花献佛，谢谢舅公，也谢谢姨公和姨婆，等我大学毕业，一定孝敬你们。”他没有提外婆，心中暗想：外婆的养育之恩，一个谢字是不够的，得成为有用之才，才是对外婆的最好报答。

淑婉听了绍清的话，平常很少沾酒的她，居然端起酒杯，在绍清的杯口碰了一下：“绍清懂事了，外婆为你自豪，将来你若成才啊，我不被你娘牵头皮，这就知足了。”

淑敏看着绍清说：“小妹，俗话说‘三岁看大，七岁看老’，绍清从小爱看书，像他舅舅恺悦，将来准有出息。”

忠道问淑婉：“八姐，恺悦最近可好啊？”

淑婉笑着说道：“前两天他太太来信，说他评上教授了。”

忠道听后吃了一惊：“恺悦成教授了？他才四十岁啊。这一餐该八姐请客。是吧，七姐？”



“小妹，是该你请客。”淑敏立刻附和道。

淑婉说：“行啊。我原本就想请客来着，还不是小弟自告奋勇么？”

“不急，不急。小妹这一餐，等纪翔回来再请不迟，这餐说好是忠道的。”冯庭彦一直没说话，这时也来凑趣儿。

绍清长这么大，老人们谨慎的模样，他是看惯了的。而他们今天不同寻常的高兴劲儿，尤其是姨公，笑得这么开心，不知怎么的，他看在眼里，一阵莫名的怅惘掠过心头。他的目光扫过他们的脸庞，想象着他们年轻的样子，只可惜，家里许多老照片都烧掉了。

绍清正想得神，他点的葡国鸡端上了桌。葡国鸡盛于陶钵，因为刚从烤箱拿出来，烫得厉害。他一个不小心，手指触到陶钵的外沿，立刻下意识地捏耳垂。

“怎么啦？烫着了？我瞧瞧。”淑婉说。

“没事儿，外婆。”绍清轻描淡写地应着。他看了一眼淑敏，像她那样撕下一块面包，然后蘸着葡国鸡的汤汁，津津有味吃了起来。

忠道问道：“绍清，味道如何啊？”

绍清细细地品味着葡国鸡，他端起酒杯说：“嗯，咖喱很香，也不是很辣，有椰奶味儿，好像还有黄油，鸡肉酥烂，连骨头都是酥的。不错。”

“行啊，咱家又多了个美食家。”忠道很得意，但他话锋随即一转说道，“绍清啊，你舅舅年纪轻轻，已经是大学教授了。人说‘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，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’。”

“舅公，这我懂。”绍清放下酒杯回应道。他心里有一定之规，大学只是学习专业知识的地方，他是数学系的高才生，从来不死磕书本。反而是阅读《红与黑》《战争与和平》以及《美国建国史》等“闲书”的时候，即便是宿舍熄灯了，他也会跑去洗涮间，借着昏黄的灯光一直读到半夜。他感兴趣的学科像是逻辑学、物理学、哲学，总是逃掉自修课，溜进其他教室去偷听。当然啦，这是他自己心里的秘密，不能给外婆知道。不然，他外婆啰唆



起来就没完了。

其实淑婉也藏着秘密。她在心里发过誓，只要还有一口气，苏轲平就别想认回绍清。

礼拜一早上，绍清返回学校。

清晨的校园生气盎然。学生们三五成群，他们一边走，一边说着校外的趣闻，爽朗的笑声，不时穿梭于教学楼和寝室之间。操场跑道上架起了两张乒乓球桌，战幕似乎拉开了，气氛相当紧张，十几个同学瞪大眼睛，有几个甚至还端着饭盒，紧紧地盯住小白球传来传去，不时高喊着：“好球！加油！加油！”

早上九点，绍清有一堂经济数学模型课，因离上课时间还早，他上操场练起了吊环。睡在绍清下铺的林啸，向他走来说：“梁绍清，我数学作业忘记做了，你的借我看一眼呗？”

“行啊，你拿什么做交换？”绍清吐了一口气问道。

“交换？你就不能慷慨一回吗？”林啸有些不高兴。

绍清斜睨了林啸一眼，顾自调整好呼吸，两腿伸直，做了一个力量性支撑动作，随后从环上跳下来。他面露不悦之色，心想这小子仗着美国有亲戚，一有时间就逛友谊商店，倒卖侨汇券给同学们，现在又想占便宜，还不愿付出代价，便生硬地说：“哦，我写作业的时候，你玩儿得正欢畅。我凭什么啊？”

“凭我们上下铺啊！”林啸急了。说实在的，他想抄作业，找其他同学也可以。可绍清逻辑性非常强，他可以一边抄写，一边整理思路，有些不明白的环节，在抄写的过程中就弄懂了。

绍清从地上捡起外套，往肩上一搭。“这个理由不充分。”他说着，朝宿舍方向走去。

“那你说呀，什么理由足够充分？”林啸进一步问道。



绍清不吱声。

“好吧，你想交换什么？”林啸变换了语气，他跟在绍清身后问。

绍清回头狡黠地笑道：“你说呢？”

林啸想了一下，从书包里拿出两本书，紧跑几步追上绍清：“喏，你先拿去看吧。”

一转眼，林啸的书到了绍清的手里，一本是卡夫卡的《变形记》，另一本是萨特的《厌恶》，全是英文版。他掂量着书说：“我三天后还你。”

“你的作业本呢？”林啸问。

“在我书包里，过来拿吧。”绍清说着手一挥，便走进了宿舍。

绍清的宿舍在一楼，里头有四张床，上下铺住着八个人。年龄大的同学都做了父亲，也有比他小的，部分是应届毕业生。宿舍里的八个男生，只有绍清和林啸是本地的，假如礼拜六下午没有课，他们就可以回家过周末，而其他人只有到了寒暑假才能回家。

绍清喜欢住校过集体生活，无拘无束很自在，除了上课以外，时间全由自己支配。有时候晚上没有“闲书”读了，他就溜出校门去看电影。如果邻校举办舞会，校文艺骨干会拉他一起去玩，多晚都没关系，不用担心外婆等在弄堂口，就像是笼子里放出来的鸟儿，自由地翱翔着。

原本他还可以飞得更远，应该去北京读清华大学的。可能是命运使然吧，一件小概率事件，他的梦想永远落空了，只能进入第二志愿复旦大学。

那是两年前的一个深秋，马路上落满了梧桐叶，他挤着公交车，去浆染厂上班。他是一名优秀的浆染工，已有两年工龄，染坊车间的师傅都很喜欢他。然而在一起去食堂打饭的人群里，他细眼高鼻，白白净净，怎么看都像是青年学生，于是大家就送了他一个别名：“大学生”。其实他两眼都望穿了，想进大学成为一名真正的大学生。可惜，他们的浆染厂规模太小，不可能轮到工农兵大学生的名额。他自信但凡只要有一个名额，师傅们一定会推举他去上大学。

